

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^{*}

——又论《周易禅解》的思想创新

谢金良

提 要：本文通过解读晚明高僧藕益智旭《周易禅解》文本发现，智旭在解《易》过程中把易道与佛性相提并论，充分阐释了“易道即是乾道”、“佛性即名乾元”、“易道皆有佛性”的思想，为其禅易相通理论奠定了坚实基础。这一思想既开创了易佛思想沟通的新思路，也是对中国佛性论的继承和创新。

谢金良，哲学博士，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、中国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。

主题词：智旭 易道 乾道 佛性

易道广大，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。对此，智旭也是持相同的看法。而且，智旭还通过对易道的深入认识和探讨，尽力来论证易道与佛法是可以相提并论的。而为了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，智旭在解说《周易》的过程中，无时无刻都在试图用佛法解释易理，而且有着明显的思想理论倾向：易理即佛性、乾道即佛性。这一理论同时发展了以往人们对易理和佛性的看法，使易道论和佛性论在得到沟通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。所以，我们认为这又是智旭的一大创新。智旭对易道与佛性的融通，除了在解《系辞》等五传中具有“易理即佛性”的思想理论之外，在解《乾》《坤》等六十四卦经传中有着更为具体的体现。

一、易道即是乾道

为能深刻理解智旭的“易道即佛性”思想，我们可先通过《易传》来了解“易道”与“乾道”的关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易类小序》指出：“易道广大，无所不包。”此处的“易道”主要是就易学适用的范围而言。确切地说，《四库》所言的“易道”并非直接取自《周易》，因为《周易》中并没有直接提出“易道”这个名词。但是，《周易》^①中的确有不少关于“易道”

的表述。所谓的“易道”，实际上就是指“易之道”。分而言之：何谓“易”，《系辞上传》说“生生之谓易”，乃取“生生不息，变化无穷”之义；何谓“道”，《系辞上传》说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又说“形而上者谓之道”，乃取“阴阳变化，往来不穷”之义。合而言之：“易之道”，即“变化之道”、“变动之道”，所以说“易道”也就是指“《周易》关于动静变化的道理。”对于“易道”的内涵和外延，《易传》还有更明确的表述，主要有三层意思：

第一，易道广大。如《系辞上传》说“易与天地准，故能弥纶天地之道”，《系辞下传》说“易之为书也，广大悉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兼三才而两之，故六。六者，非它也，三才之道也”，又说“六爻之动，三极之道也”，《说卦传》说“昔者圣人之作易也，将以顺性命之理，是以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”。由此可见，“易道”既是“三才之道”、“三极之道”，又是阴阳、刚柔、仁义之道。按照智旭的理解，此“易道”既是“贯彻天地始终之易理”，也是“自心之易理”，又是“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之易理”。所以说“易道”广大悉备，

无所不包，无所不在。

第二，易道屡迁。如《系辞下传》说“易之为书也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。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上下无常，刚柔相易，不可为典要，唯变所适”。由此观之，“易道”是“变化之道”，若隐若现，若即若离，随顺变化，不容执著。《乾》卦六爻之动，也是“变化之道”，所以说“易道”也就是“乾道”。

第三，易道守须恒。如《系辞下传》说“惧以终始，其要无咎，此之谓易之道也”，此话即言“自始至终恒守惧变之心，以求得无咎为要旨，这就叫做《周易》的道理。”看来，真正的“易道”不仅在于“明其道”和“知其变”，还在于“守其道”和“防其变”。智旭把“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治不忘乱”视为“万古之正理”，无疑正是从“恒守易道方得无咎”的意义出发的。可见，智旭所理解的佛理，完全都涵摄在“易道”之中。

什么是“乾道”呢？对此，《易传》有多处直接以“乾道”来展开论述，智旭也因此借佛法来重新理解《易传》所谓的“乾道”。如《系辞上传》说：“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。”智旭解说：“万物虽多，不外天地，易卦虽多，不出乾坤。圣人体乾道而为智慧，智慧如男；体坤道而为禅定，禅定如女。智如金声始条理，定如玉振终条理。”此处是把“乾道”视为“智慧”，“智慧”实际上乃是指“本性”、“心性”而言。顺便提及，对于“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”，我们在《周易禅解》^②中看不到智旭的解释，倒是在《灵峰宗论》^③中发现了两处：

惟得天下之最后者，能得天下之最先。惟知天下之最先者，能得天下之最后。故曰“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”。岂自强载物有二体哉？^④

“乾知大始，坤作成物”，有坤无乾固不可，有乾无坤又岂可哉？非初步无以为究竟之始，非到家无以结初步之局，此儒门智仁合一之学，与佛门解行互彻之旨相类也。^⑤这两处引文中，没有直接涉及“乾道”，但

对乾与坤的关系做了深究，由此可推智旭的“乾道”与“坤道”实际上也是合一的。又如《乾·彖》说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，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乃利贞。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”，《乾·文言》说“或跃在渊，乾道乃革”。从这两处引文来看，《易传》所谓的“乾道”也是指“变化之道”。可见智旭把“乾道”也当作“易道”来看待并没有离开《易传》的旨意。这里还涉及到“乾道”与“乾元”的关系问题，什么是“乾元”呢？对于“乾元”，《易传》除了说“大哉乾元”以外，在《乾·文言》中还有几处提到：如说“乾元者，始而亨者也”，又说“乾元用九，天下治也”、“乾元用九，乃见天则”，还说“元者，善之长也”、“君子体仁，足以长人”。从这些表述来看，“乾元”主要具有三个特点：一是大且资始，二是始而致亨，三是亨而长善。由此可见，《易传》所谓的“乾元”其实也是与“乾道”意义相同。综合《易传》的说法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：“易道”即“乾道”，“乾道”即“乾元”。按照智旭的说法，所谓的“易道”、“乾道”、“乾元”都被“易理”贯穿始终，都是本体，也都是心体。因此，他在解“乾道变化”一句时说：“盖一切万物既皆资始于乾元，则罔非乾道之变化也。既皆乾道变化，则必各得乾道之全体大用。非是乾道少分功能，故能各正性命。物物具乾道全体，又能保合太和；物物具乾元资始大用，乃所谓利贞也。”此处，智旭更是明言“乾道”与“乾元”都是全体大用的。明于此，我们就可以对智旭的“易道即佛性”论有更完整准确的认识。

二、佛性即名乾元

所谓佛性，又称佛界、如来界、佛藏、如来藏、法性、涅槃、般若、真如之性等，是佛教所说的一切众生都有觉悟成佛的可能性，也可以说是众生所以能觉悟成佛的内在依据。所谓佛性论，主要就是指关于佛性问题的思想、学说或理论。佛性论是佛教理论中最重要的思想理论之一^⑥。关于佛性论，《周易禅解》中谈得很多，除了解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有大量的阐述外，在解

《系辞》上下传、《说卦传》，解上经的《屯》、《比》、《履》、《同人》、《大有》、《观》、《剥》、《复》、《颐》、《离》以及下经的《遁》、《晋》、《革》、《节》、《中孚》、《既济》等卦中都有明显的反映。以下主要以解《乾》、《坤》两卦为例，来考察智旭的佛性论思想。

先谈解《乾》卦的佛性论。《周易》以乾为纯阳，具有刚健德性，它无所不在，主宰万物的生成变化。《乾》卦具有“元亨利贞”四德，资始统天，原始要终，极尽变化之道。对此，智旭援用中国佛性论“佛性无所不在，众生皆具佛性”的思想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和发挥，主要表现在：

第一，以龙喻佛性，认为“六爻即六即”。如其解释《乾》卦六爻说：“佛法释《乾》六爻者：龙乃神通变化之物，喻佛性也。理即位中，佛性为烦恼所覆，故‘勿用’。名字位中，宜参见师友，故‘利见大人’。观行位中，宜精进不息，故曰‘乾夕惕’。相似位中，不著似道法爱，故‘或跃在渊’。分证位中，八相成道，利益群品，故‘为人所利见’。究竟位中，不入涅槃，同流九界，故云‘有悔’。”由此可见，智旭不仅把《乾》之象“龙”比喻作“佛性”，而且把《乾》卦“六爻”的变化与佛性的“六即”行藏联系起来，使不可说的“佛性”变化在爻象中得到形象的体现。《文言》释《乾》之爻辞曰：“潜龙勿用，阳气潜藏；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；终日乾乾，与时偕行；或跃在渊，乾道乃革。”描述了龙在不同形势下的不同表现。智旭的解说又以此来比喻佛性的种种变化：“佛性隐在众生身中，故‘潜藏’；一闻佛性，则知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，故‘天下文明’；念念与观慧相应无间，故‘与时偕行’；舍凡夫性入圣人性，故‘乾道乃革’。”

第二，以元亨利贞表佛性。智旭认为《乾》之象可喻佛性，《乾》之德也可表佛性。如其统论《乾·彖》一传宗旨时指出：“以乾表雄猛不可沮坏之佛性，以元亨利贞表佛性，本具常乐我净四德。佛性必常，常

必备乎四德。”

第三，以乾道通佛性。《乾·彖》曰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，保合太和，乃利贞”。智旭认为佛性的变化亦如乾道，有保合太和之时，因此解说：“此常住佛性之乾道，虽亘古亘今，不变不坏，而具足一切变化功用，故能使三草二木各随其位而证佛性。既证佛性，则位位皆是法界。统一切法无有不尽，而保合太和矣。所以如来成道，首出九界之表，而刹海众生，皆得安住于佛性中也。”

第四，以乾元命名佛性。《乾·彖》曰：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，乃统天。云行雨施，品物流行。”智旭以佛性论来解释说：“竖穷横遍，当体绝待，故曰‘大哉乾元’。试观世间万物，何一不从真常佛性建立。设无佛性，则亦无三千性相，百界千如，故举一常住佛性，而世间果报天、方便净天、实报义天、寂光大涅槃天，无不统摄之矣。依此佛性常住法身，遂有应身之云，八教之雨，能令三草二木各称种性，而得生长。”《乾·彖》把“乾元”比作太阳（大明），认为“大明终始，六位时成”。智旭借“大明终始”之意，申论佛性的特点。他先解释说“但约时节、因缘、假分六位，达此六位，无非一理，则位位皆具龙德，而可以御天矣”，又说“圣人则于诸法实相，究尽明了。所谓实相非始非终，但约究竟彻证名之为终。众生理本名之为始，知其始亦佛性，终亦佛性，不过因于迷悟时节因缘，假立六位之殊。位虽分六，位位皆龙，所谓‘理即佛’，乃至‘究竟即佛’。”智旭在解《乾·文言》“大哉乾元，刚健中正，纯粹精也。六爻发挥，旁通情也。时乘六龙，以御天也。云行雨施，天下平也”时，认为“佛性”与“乾元”二者的性质、特点完全一致，并以“乾元”来命名“佛性”。对此，他是这样解说的：

佛性常住之理，名为乾元，无一法不从此法界而始，无一法不由此法界而建立生长，亦无一法而不即以此法界为其性情，所

以佛性常住之理，遍能出生、成就百界千如之法。而实无能生所生，能利所利。以要言之，即不变而随缘，即随缘而不变。竖穷横遍，绝待难思，但可强名之曰“大”耳；其性雄猛，物莫能坏，故名“刚”；依此性而发菩提心，能动无边生死大海，故名“健”；非有无、真俗之二边，故名“中”；非断常、空假之偏法，故名“正”；佛性更无少法相杂，故名“纯”；是万法之体要，故名“粹”；无有一微尘处，而非佛性之充遍贯彻者，故名“精”。所以只此佛性乾体，法尔具足六爻始终修证之相，以旁通乎十界迷悟之情，此所谓性必具修也。圣人乘此即而常六之龙，以御合于六而常即之天，自既以修合性，遂能称性起于身，云施于法雨，悉使一切众生同成正觉而天下平，此所谓全修在性也。

从上引文可以看到，智旭不仅借“佛性”来比附“乾元”的特性，而且还巧妙地借助义理来阐发“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”的道理，使佛性论和修行论的有机结合在《周易》中也得到真实体现。对于“全性起修”的意义，智旭还进一步通过解说《乾·文言》“亢之为言也”等句加以说明。他说：“凡有慧无定者，惟知佛性之可尚，而不知法身之能流转五道也；惟知佛性之无所不在，而不知背觉合尘之不亡而亡也；惟知高谈理性之为得，而不知拨无修证之为丧也。惟圣人能知进退存亡之差别，而进亦佛性，退亦佛性，存亦佛性，亡亦佛性。进退存亡不曾增减佛性，佛性不碍进退存亡，故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而不失其正也。若徒恃佛性，不几亢而非龙乎？”

智旭解《坤》卦也谈佛性论。《周易》讲乾元，总与坤元相对，乾与坤，一阴一阳，一刚一柔，不可分离。智旭深明其理，如其解《坤·彖》时说：“乾坤实无先后，以喻理智一如，寂照不二，性修交彻，福慧互严。”又说“惟‘东北丧朋’，则于一一行中具见佛性，而行行无非法界。当体绝待，‘终有庆’矣。所以‘安贞之吉’，定慧均平，乃可应如来藏性之‘无疆’也。”《坤·文言》曰：“直、方、大，不习无不利，则不疑其所行也。”智旭的解说就把这种君

子的美德直接比作佛性：“正念真如，是定之内体；具一切义，而无减缺，是定之外相。既具内体、外相，则必大用现前‘而德不孤’，所以于禅开秘密藏，了了见于佛性而无疑也。”在解《坤·文言》“天玄而地黄”等句时，智旭还特别以此来阐明“一阐提也有佛性”的道理，他说：“若本有寂照之性，则玄自玄，黄自黄，虽阐提亦不能断性善，虽昏迷倒惑，其理常存，岂可得而杂哉？”从总的来看，智旭认为“以坤表多所含蓄，而无积聚之如来藏性”^⑦，所以只有“坤道”顺承“乾道”，“坤元”应顺“乾元”，即所谓“以修合性”，才能彰显佛性。

从智旭解《乾》《坤》两卦所蕴涵的佛性论思想来看，明显具有“乾道即佛性”的思想倾向。就这一思想的理论基础而言，主要是继承传统的佛性论思想，认为佛性是无所不在，变化不定，且众生都本具有，就连阐提也不断佛性。就其思想的理论形态而言，主要是借“乾之龙象”、“乾之四德”、“乾道变化”、“乾元资始”、“坤元柔顺”等《周易》的义理，来比喻佛性的常住性、普遍性、变化性，在某种程度上为传统佛性论提供了更为感性和理性的根据，且其思想多有可取之处。以此观之，智旭的佛性论无疑也具有一定的创新。

三、易道皆有佛性

智旭认为《周易》中不止是《乾》《坤》两卦有佛性论思想，其它所有的卦爻义理也都可以申发佛性论，所以他在解卦爻辞时也尽量多加申发，以阐明“易道皆有佛性”的思想。因此，他反对“《乾》《坤》二卦大，余卦小”的思想，而强调“《乾》《坤》全体太极，则《屯》亦全体太极”^⑧、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全体太极”^⑨。于是，他在解“余卦”时，又以佛性论与卦爻的义理相对释，尤其是解上经时有鲜明的体现。以下就先以解上经《屯》至《离》等卦为主，来考察智旭的佛性论。

第一，无明佛性即一念妄动。智旭在解《屯》卦辞时指出：“盖《乾》《坤》二卦，表妙明、明妙之性觉，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所谓真如不守自性，无明初动。动则必至因明立所而生

妄能。成异立同，纷然难起，故名为‘屯’。”此处把无明初动比作一念初动之“屯”，即以“屯”之初生来喻佛性之初萌。解《比》卦上六《象》时指出：“从《屯》至此六卦，皆有‘坎’焉。‘坎’得‘乾’之中爻，盖中道妙慧也。”此处认为《屯》、《蒙》、《需》、《讼》、《师》、《比》等六卦都含有“乾”之“佛性”。‘坎’之象有险、陷之义，于佛法即如“烦恼大海”，所以智旭从“烦恼即菩提”的思想出发，认为此六卦共有之“坎”即是源于“乾”体之佛性。《履》卦六三虽“以说应乾”而为卦主，但因与初九、九二两爻不合，故爻辞云“眇能视，跛能履，履虎尾，咥人凶”。智旭也以修行论结合佛性论为解，认为“知性德而不知修德，如眇其一目；尚慧行而不尚行行，如跛其一足。自谓能视，而实不见正法身也；自谓能履，而实不能到彼岸也。高谈佛性，反被佛性二字所害。本是鹵莽武人，妄称祖师，其不至于堕地狱者鲜矣”，此处明显是引用《履》卦义理来严厉呵斥不知修德，高谈佛性的人。《否》卦“内阴而外阳”，智旭解说：“内证阴柔顺忍，而置阳刚佛性于分外。”^⑩此处主要是把阳刚比作佛性。

第二，同证佛性为同入之道。智旭认为“如来成正觉时，悉见一切众生正觉。初地离异生性，入同生性，大乐欢喜，悉是此意。乃至证法身已入普现色身三昧，在天同天，在人同人，皆所谓利见大人，法界六道所同仰也”^⑪，所以在解《同人》卦时也以佛性论来加以完整解释。如“约观心”解《同人》卦辞说：“既离顺道法爱，初入同生性，上合诸佛慈力，下同众生悲仰，故曰‘同人’。”此处明显是以能与法身和众生相应合的“初入同生性”来指“同人”之佛性。在解《同人·彖》时佛性论思想更为明确，指出：

本在凡夫，未证法身，名之为“柔”。今得入正位，得证中道，遂与诸佛法身“乾”健之体相应，故曰“同人”，此直以同证佛性为“同人”也。既证佛体，必行佛德，以度众生，名为“乾行”。“文明以健，中正而应”，如日月丽天，清水则影自印现，乃“君子”之“正”也。惟君子已断无明，得法身中道，应本具二十五王三昧，故“能通天下之志”，而下合一切众生，与诸众

生同悲仰耳。

此处明确以“同证佛性”为“同人”，言外之意当是“佛性”在天即是天道（乾道），在地即是地道（坤道），在人即是人道（同入之道），合起来说就是具有“佛性全体三才之道”的意味。明于此，我们就可进一步理解智旭解《同人·彖》所提出的“一心具足十界，十界互具，便有百界千如之异。而百界千如，究竟元只一心”。基于此，智旭又以“从凡夫地直入佛果尊位，证于统一切法之中道，而十界皆应顺之，名为‘大有’”来解《大有·彖》“大有，柔得尊位”，以“修恶须断尽，修善须满足，方是随顺法性第一义”、“十界皆是性具性造”来解《大有·彖》“君子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”，以“既合本源自性，上同往古诸佛，则必冥乎三德秘藏，而入大涅槃也”来解《随·彖》“君子以向晦入宴息”，从而使其佛性论与《周易》义理的对释更显恰到好处。

第三，佛性名为天地之心。智旭认为，《剥》卦只有一阳在上，乃是“剥无一切因果”、“剥荡一切情执”；《复》卦只有一阳在初，乃是“复立一切法体”。《复·彖》曰：“复，其见天地之心乎？”智旭借此大力申发佛性论思想，指出：

佛性名为天地之心，虽阐提终不能断，但被恶所覆而不能自见耳。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一念菩提心，能动无边生死大海。“复”之所以得“亨”者，以刚德称性而发，遂有逆反生死之势故也。此菩提心一动，则是顺修，依此行去，则“出入”皆“无疾”，“朋来”皆“无咎”矣。然必“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”者，体“天行”之“健”而为“自强不息”之功，当如是也。充此一念菩提之心，则便“利有攸往”。以刚虽至微，而增长之势已自不可御也，故从此可见吾本具之佛性矣。又“出”谓从空出假，“入”谓从假入空，既顺中道法性，则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，而能游戏于生死涅槃，故“无疾”也。“朋”谓九界性相，开九界之性相，咸成佛界性相，故“无咎”也。

“反复其道”，有“复归乾道”之义，智旭以此来与佛性对释，进一步阐明了“乾道

即佛性”的思想；而以“天地之心”直接来命名“佛性”，既拓宽了《复》卦义理，也加深了佛性理论的基础。基于此，智旭认为“但观现前一念之心，而未可遍历阴界入等诸境以省观也”^⑩、“自利利他，皆须深自省察，不可夹一念之邪，不可有一言一行之瞽”^⑪、“观行被魔事所扰，当念唯心”^⑫、“观心修证，只期复性，别无一法可取著也”^⑬，很明显又把佛性论和修行论结合在一起，并使之在与卦爻辞义理的对释中得到有机的统一。于此，又可见智旭的理论创新。

智旭认为《周易》上经“是约性德之始终”，下经“是约修德之始终”，所以解上经侧重以佛性论来解，解下经侧重贯穿修行论。我们在解上经部分可以读到不少关于“佛性”的释文，而解下经部分就难得一见，也正是这个原因。相对而言，《周易禅解》下经部分主要是结合佛性论谈“观心修证”，偶尔也谈及如来藏性，但比起上经明显是少而散。从总的来看，《周易禅解》解上下经都能很好地把佛性论和修行论结合起来，努力为修行者指明修证心要。不妨再以解上经为例来说明。如智旭解《乾·用九》时认为修证佛法最好的情况是“慧与定俱”，顿悟成佛，并提供了来自“禅易相通”的依据：“阳动即变为阴，喻妙慧必与定俱。《华严》云：智慧了境同三昧；《大慧》云：一悟之后，稳贴贴地，皆是此意”。智旭还认为有两种情况的人是不宜观心修证的：一种是“定慧俱劣”、“善根断尽”，不可使之修定，如解《蒙·六三》时指出：“不中不正，则定慧俱劣，而居阳位，又是好弄小聪明者，且在坎体之上，机械已深。若便更修禅定，心于禅中发起利使见；利使一发，则善根断尽矣。”因此认为这种人“须恶辣钳锤以锻炼之，不可使修定”。另一种是定而“无慧”，“不能断惑”，前途亦可悲，如解《屯·上六》时指出：“一味修于禅定，而无慧以济之，虽高居三界之顶，不免穷空轮转之殃，决不能断惑出生死，故‘乘马班如’；八万大劫，仍落空亡，故‘泣血涟如’。”总之，智旭通过巧解《周易》卦爻辞、卦爻象，

论述止观双修、定慧相济的佛法，针对修行者的不同心态，善导其深悟佛法，非空谈佛性者可比。

智旭在解《系辞》等五传时，主要是借传文推论“易理即佛性”的思想，几乎没有直接用“佛性”一词来解说。以“佛性”为解的，只有一处，即解《说卦传》“乾为马”一章云：“读此方知蠢动含灵，皆有佛性。虽一物各象一物，而卦卦各有太极全德，则马、牛等，亦各有太极全德矣。”由此引文，足以证明智旭不但具有“易道皆有佛性”的思想，而且所做的比附和贯通是非常的全面和深刻。

（责任编辑：又小易）

*按：本文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国家重点学科基金项目资助项目。

- ①黄寿祺、张善文：《周易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。本文中关于《周易》经传的引文，主要引用《周易译注》。
- ②[明]释智旭：《周易禅解》，载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册（据上海图书馆藏清初释通瑞刻本影印）。
- ③[明]释智旭著、成时辑录：《灵峰宗论》10卷，南京金陵刻经处刻本（据嘉庆辛酉和硕豫亲王裕丰刻本重印）。
- ④《灵峰宗论》卷二之五《法语五·示范得先》。
- ⑤《灵峰宗论》卷三之三《答问三·答唐宜之问书义》。
- ⑥赖永海：《中国佛性论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，1999年。
- ⑦《周易禅解》卷1解《坤·彖》。
- ⑧《周易禅解》卷2解《屯》卦辞。
- ⑨《周易禅解》卷8解《系辞上传》“显道神德行”时说：“然三百八十四爻，体是六十四卦；六十四卦，体是八卦。八卦体是四象，四象体是两仪，两仪体是太极。”卷五解《益·彖》时说：“《益》即全体《乾》《坤》，全体太极，全体易道，其余六十三卦无不皆然。”由此可见智旭“全体太极”的思想。
- ⑩《周易禅解》卷3解《否·彖》“内阴而外阳”一句。
- ⑪《周易禅解》卷1解《乾·文言》“九五曰：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”一句。
- ⑫《周易禅解》卷4解《复·彖》。
- ⑬《周易禅解》卷4解《无妄》卦辞。
- ⑭《周易禅解》卷5解《家人》卦辞。
- ⑮《周易禅解》卷5解《解》卦辞。